

千奇百怪

袖珍旅游快读



民
出
版
社

目 录

中国奇人·····	(1)
赌海奇观·····	(6)
浙东大奇案·····	(13)
死囚的奇遇·····	(17)
马科斯逃亡的内幕·····	(21)
行刺罗马教皇的囚犯·····	(29)

● 奇人怪事 ●

撒切尔夫人的幸运号码 (33)	爱因斯坦的头颅 (36)
“巨人国”和“小人国” (37)	能预报地震的特异女子 (38)
记忆超群的奇人 (39)	神眼女人 (39)
梨园三怪 (40)	不睡觉的怪人 (40)
女人国 (41)	当今头号巨人 (42)
只当一天的总统 (43)	现任国王当园丁 (44)
女刺客变成第一夫人 (45)	奇怪的保险 (46)
玩命的赌博 (47)	海底度蜜月 (48)
古怪的遗嘱 (48)	新奇的“小偷”商行 (49)
美国有个吹牛俱乐部 (49)	投递了三百五十九年的信 (50)

● 信不信由你 ●

月球背面有一座城市 (51)	拿破仑于裱墙纸 (51)
自杀过二十一次的青年 (53)	历史名人将可复制 (54)
活埋不死的人 (54)	贼性不改的“大作家” (55)
太空陵墓 (56)	死人复活 (56)
四岁的女作家 (58)	世界

上最大的一道菜(59) 七十秒钟的航线(59) 惊人的稿酬(60) 坐禅六十二年(60) 坐危险的星期一(61) 为什么李白的儿子皆痴呆(61) “最糟饭菜”餐馆(62) 绝妙征婚启事(62) 音乐的奇迹(63) 人身上奇妙的数字(64) 神秘的“三色湖”(68)

● 旅游探奇 ●

世界第八奇迹(69) 敦煌石窟的宝藏(70) 神秘的海上“冤魂”(71) 世界上四大死亡谷(72) 喀纳斯湖怪(73) 神秘莫测的纳斯卡沙漠(75) “魔鬼三角”之谜(75) 通古斯大爆炸(76) 虎丘剑池千古谜(77) 莺莺塔之谜(78) 恒河水之谜(79) 南极洲的神秘之湖(80) 北极冰墓(80) 火烈鸟岛(81) 玉泉铁塔(82) 游览访奇城(83) 游览观奇景(84) 游览探奇湖(86) 游览访奇泉(88) 游览寻奇树(89) 游览观奇石(91) 国界探奇(92) 宫廷旅馆(94) 摩天楼上的奇观(95)

● 珍品奇闻 ●

钻石奇闻(96) 收藏家和国宝(98) 拿破仑宝剑上的钻石(99) 世界要人的汽车(100) 奇异的衣服(101) 一首名曲的价值(103) “珍珠王”的非凡来历(103) 新奇的“扑克小说”(104) 世界最豪华最精良的专机(105) 奇味佳肴(106) “稀世之宝”(107) 世界四大名菜(108) 黄瓜王(108) 新奇的伞(109) 比针眼还小的书(109) 眼镜之奇(110) 塑料鸡蛋(111) 油炸冰淇淋(111) 国

际市场上的珍品 (112) 不醉酒 (112)

● 动物之怪 ●

西藏水怪(113) 一只埋在地下50年以上的活乌龟(114)
一百多斤的大老鼠(114) 动物防盗(115) 有趣的舌头(116)
动物睡觉拾趣(116) 猴子当导游(117) 人同狗婚配(118)
怕淹死的“鱼”(119) 不捉老鼠的猫(119) 吃猫的老
鼠(119) 跑得最快的动物(120) 四条腿的公鸡(120)

● 奇风异俗 ●

西洋男女的情人节(121) 中外不同的风俗习惯(123)
有趣的回避风俗(125) 异国美的标志(126) 奇特的民
族(127) 求婚的奇风异俗(128) 圣诞节趣谈(129) 各
地风情(131) 抢新娘(133)

● 自我娱乐 ●

现代笑话(134) 智力测验(136) 棋坛趣闻(138)
象棋趣味排局(139) 扑克牌的奥妙(141) 扑克牌上的
画像(141) 外国幽默(142)

编后记..... (145)

中国奇人

被誉为“中国奇人”的气功大师严新，于八八年元月回四川江油县东安乡探亲。笔者将所见所闻如实记录，以绘读者。

子夜时分。我和摄制组一道回到东安乡，住进旅店。同房间的张乙（男，重庆电视台导演）说：1987年9月我们摄制组就跟上严新了。起初，我们对严新的传说也不相信。几个月以来，我们服了。在北京香山饭店，有一次吃饭路过鱼池。严新说，你们吃不吃鱼？我们有意试他，回答要。他伸出右手，弯下腰，手没接触水面，噗哧，一条红鲤鱼跳进他掌心。他对我们一笑，又放鱼入水。盯着鱼池，用食指在空中画着圆圈，那鱼老是打着圈，东闯西闯。然后他把指头朝前方一指，鱼倏地一下窜了出来。八六年中秋节，摄制组用四个面包车、五辆小轿车，载着五十多个病号爬长城。这些病号有患皮肤癌、淋巴癌、血癌的，有患糖尿病、腰椎痛的，年龄最小的二十一岁，最老的七十六岁。有个老太太，七十四岁，医院填写了病危通知书，随时准备进太平间，当时也接来了。在居庸关下车。八点开始，严新在他们中间来回走了几下，说：“可以登长城了。”这一宣告，病号们顿觉全身发热，身子轻了起来。于是这支队伍由严新带领，向烽火台一步步登去。奇迹

出现了，有的病人登上长城泪流满面，几个年轻病号还跳起了迪斯科。

我从采访中才了解到：

严新与共和国同龄。四岁那年，他在一位气功师的启蒙下，开始练气功。五岁进村小学，一边念书，一边练气功，还悄悄地学医。小小的他，只觉得好玩。上初中时，他拜在海灯法师门下，学起武术。先先后后，他拜各家名师就有二十七位（因严新除海灯法师外，从不公布其他师父的名字，望谅）。

严新十七岁那年便能看见一般人用肉眼看不见的东西。他看人，能看见人体中的骨骼，象一具骷髅。他自己也感到惊奇。

江油县血防站中医科主任雷宗枢（男，36岁）在愉快地接受我的采访时说：“七三年和七四年，我和严新分在一个小组，下乡防治血吸虫病。下乡看病，他从不让病人说病。记得有一次，我住在妇幼保健站里，晚上回来，随手关门上了闩、加了横杠。那两扇门少说有几百斤，外面包了铁皮，又沉又重，顶门的杠子比抬棺材的八人杠还粗。我正准备脱衣睡觉，他突然钻进屋来。我问他怎么进来的？他笑着不答。拿着两半截断了的门杠，说：‘麻烦你帮忙在市场买一根。’原来他是用气功震断门杠，竟没一点声响。当时我汗毛都竖起来了。”

1977年夏天，严新毕业于成都中医学院，分配在绵阳地区中医学校任教。1982年，他调重庆中医研究所。他用自己独特的医术为人们治病，求医者

络绎不绝。在他的治疗下，许多骨折、癌症、肿瘤、妇科、儿科及病情疑难的患者得到了康复，有的获得第二次生命。1986年，中国的“两弹元勋”邓稼先患癌症已属晚期，国防科工委点名请他进京。他在治疗时，第一次用了两分钟，第二次用了三分钟，第三次后，邓老可做简单的动作了。在他的中医气功和特异功能的治疗下，即将告别人世的邓稼先神奇地从床上坐起来。向组织和同志们交代了最后的工作。1986年12月，国防科工委办公厅、司令部赠给严新一面锦旗，上面有八个大字：“奇特功法，妙手回春。”

在严新家，我同重庆电台吴孝文、苏定英两记者对严新的妻子余楠进行录音采访。

“……他比我大两岁。我今年三十六了。我和他是大学同学。提起结婚嘛，很简单，告诉双老，我们就结婚了。没办酒席，撒了几颗糖。我们没要小孩。以后要不要，现在还说不准。关于他的特异功能，起初我也不大相信。有一天，我初中时的同学曹茂桃跑来对我说：‘你们严新好神哪，给我姐治小儿麻痹症，连我姐身上有几块疤，在哪个部位都说清楚了。’

“严新治病从不收费。知道他的人都夸他医德高，人品好。他在全国各地作了一百多场带功报告，每次都是成千上万的人。内蒙一场就有三万人。请他作报告的单位一般要收门票，有的几元一张，还有几十元一张的，如果他要从中提成，这些钱恐怕背

都背不动，用不了几年，非成百万富翁不可，但他分文不取。他报告下来，或救一个垂危病人后，常常嘴唇发紫，气色也很难看，因为他要消耗功力呀。但他从不抱怨，只是他恢复功力时，谁也不能进去打搅他，一关门就是几小时。在生活上，他吃素。一切动物身上的东西他都不吃，蛋也不能吃，吃颗奶糖他也要呕半天。不是他人为地控制自己，而是一种生理上的原因。他只吃蔬菜和植物油。你问他的固定单位？至今我们还没有固定的落脚点。当然，他到处走的目的有两个，一是遍拜名师。他给我说，我们国家有很多高师，只是他们不愿出山。二是寻找其他有特异功能的人。他说，这种人多一点，可以组织起来系统地进行科学实验，开拓科学的另一个新领域。

“严新对老人很孝敬，譬如，婆婆、爸爸、妈妈不穿皮鞋，他是不会先穿皮鞋的。经济上我们并不宽裕，屋里这台彩电是八六年他应邀出访日本时，带回来孝敬老人的。我们两口至今还没有彩电，有台黑白的。什么？日本醉酒？是这么回事。日本有一酒豪名叫川岛寅次郎，号称十八杯酒下肚不醉。他和严新打赌，结果只喝了两杯就醉倒了。后来他和严新交了朋友。”

吴孝文记者问：“你能不能谈点严新的新打算？”

余楠扶了下眼镜说：“很简单。八四年严新就考虑把气功教学、医药、临床诊断、科学研究、长寿综合起来，搞‘五位一体’。生物也是动态的，要从

生物的自身规律考虑，单纯某一方面，效应还不能达到百分之百。这样可以为国家培养专门人才。气功治疗康复率将进一步提高。老实说，严新治病目前也只能达到百分之九十，他把‘五位一体’看得相当重要。国家眼下财力有限，还不能满足他这一要求。但我相信，不会太遥远。我从单位退出来，主要是帮助他收集整理这方面的资料……”

据有关领导透露：不久，将以科协的名义在江油县建立严新气功研究学会。明天是灿烂的。

钱学森博士说：“中医、气功、特异功能的结合使之理论化、科学化，最后的结果，必然导致爆发一场新的科学革命。”

賭
海
奇
聞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赌风在中国大陆城乡再次兴起，它象瘟疫一样侵吞着我们社会健康的肌体。《赌海奇闻》，实有其事，告诫世人，且莫受骗。赌海无边，回头是岸！

赌博，这个旧社会遗留下的一种社会丑恶现象，在中国已经几乎匿绝了三十年，现在竟然又悄悄地死灰复燃了。

“神猜张”走火

他本名叫张胜才，是南京夫子庙摆摊卖服装的个体户。赌友们送他个绰号“张神猜”，意思是恭维他的赌技高超，神猜妙算。这张胜才自己也以“神猜”自居。

人怕出名猪怕壮。全南京城的赌徒们都发誓要找他猜个高低。他们个个都是只信钱不信神的典型“唯物”主义者。

一九八六年六月某天，张胜才心血来潮，花了四千九百元，在太平南路一家音像商店买了一台松下450型录相机。几个朋友前呼后拥，帮忙将机子搬上了停在商店门口的“皇冠”出租车里。脸上挂着炫耀的微笑的张胜才谢过大家，刚坐进车要走，没想到，一只手忽然拉住了未关紧的车门。

“朋友，博一轮？”

一个素不相识的瘦子截住他：“早听说神猜大名

了。今天幸会得很——啦。”

张胜才心里有数了：碰上一个挑战者。

他掏出一包“良友”烟，随手扔给了出租车司机：“麻烦，稍等几分钟，我办件小事就走。”

赌的规模与方式都很简单，双方三言两语就谈妥了：输了，录相机归瘦子；赢了，对方付出录相机钱。随后，赌的双方加上看热闹的十几个人，便全神贯注看着从大行宫路口开过来的头一辆“皇冠”车，输赢以轿车牌号最末一位数字的单双来决定。

两分钟后，赌局输赢即见分晓。

张胜才要的是单，13579都行。而那辆银灰色的“皇冠”车牌号是：39—00246。

在看热闹的人惊慕的喝彩声中，瘦子满面春风坐进出租车，取代了张胜才的主人地位：“走！”他得意地拍了一下司机座，又隔着车窗玻璃对张胜才摆摆手。

出租车转眼间消失在街道的车流中。

千刀万剐的梅花3

有这么一件事：赌徒陈某在去年八月的一次聚赌中，手气出乎意料地好，麻将牌只只顺得发疯，接连成了几副大牌。赌到凌晨四点，台面上的钱都集中到了他和另一个赌徒手里：陈某赢了一万八千元，另一个赢了七千元。

赌场规矩：发财只让一家。赌徒们吵吵嚷嚷，要他俩再来最后一决。谁赢了，钱就全部归谁拿走。

两只式样相同的黑色提包放上桌面，里面装着各人所赢的钱：一万八千和七千。

有人拿出一副半新的扑克牌扔上桌子。

在场赌徒众目睽睽。气氛不亚于抽签赴死一般。对方先摸了一张牌：黑桃4。陈某心中一阵狂喜，自信必赢，那七千元的包也将属于他了。在赌徒们的催促下，陈某伸手摸到一张牌，一转念又放开了。他重新摸了一张牌，闭着眼用力抽出来，亮开一看：梅花3。他差点一口气没回过来。

仅仅这一点之差，陈某一夜的辛劳、希望和陶醉，都被人毫不费力地拎走，化为乌有了。富“阔少”变成了穷“赤佬”。他恨不得一刀砍下自己的这只臭手。

从现钞到支票

在上海“市级模子”赌博集团里，凡参赌者，一般一次输赢都在千元以上，甚至高达上万元。在这帮赌徒的台面上，你是看不到十元票面以外人民币的。计算输赢的方法也特别简单：把整叠整叠的钞票压成一般高低的两堆，比一比差不多厚薄就行了。赌徒们懒于数钱，相差个十张八张谁也无所谓。就这样，他们还嫌每次赌博都要携带大笔现金，太累乏人了，十元票面的人民币币值也太小，计算输赢太麻烦。为省事起见，以后就干脆拿可当支票用的定活两便储蓄单和存折，分五百元、一千元一张地押注。

赌徒朱小泉、朱清杰兄弟俩在一次赌输红了眼之后，扳本心切，竟将所带的每张为五十元面额的存单共一百张全数押上赌台。这一夜，五万元钱象流水一样从他们手里淌走了。

赌资越大越刺激赌徒们的金钱占有欲，赌博心理也就越强烈，反过来又促使赌资不断上涨。周而复始，恶性循环，这也是赌博越赌越大的主要原因。

当然，古典形式的小赌小闹，仍然“风韵犹存”。尤其是在经济不太发达的地方或人流混杂的旅游点。

江苏省淮阴市的主要街道和路口，出现了一批赌博地摊。有摸牌赌香烟和下象棋赌人民币两种。

在这座城市人民北路和工农路两处，这样的赌摊就多达二十三个。生意兴隆时参赌者每天将近千余人次，大多是青少年学生。君不见小学门口的糖人摊主鼓动一只只小手交上二分钱，然后伸进他的彩袋；那些摇响叮咚小铃的妇人，招引着你的孩子按动电钮，双目盯紧那飞速旋动的指针。赌博，变相的赌博。看起来小打小闹，赌资也不惊人，而正是这种赌博的方式潜移默化地濡染着青少年的心，在他们那幼小纯洁的心灵里布下罪恶的霉菌，一旦气候适宜，它便会迅速繁殖，使人邪念膨发，走上罪恶之路。

以色情做掩饰的暗赌

在隐蔽的地点，只有十几名赌徒厮杀相拚，而且地点多变，“打一轮换个地方”，速战速决，并以舞

会和谈情说爱做掩护，这些秘密赌窟是赌徒们的基本战场。

赌头姜尧渊一人独住上海静安区武定路一幢七十多平方米的小洋楼。这里环境僻静，独门进出，从外面进去要经过四道上锁的门。二楼两间房里，有彩电、冰箱、电话、空调、排风设备等。饿了有专人招待点心，困了有床可供休息。在这里，几乎每天都有两张赌台同时开赌，在遮光窗帘的掩盖下，男女混杂，钞票狼藉。

女赌徒徐建萍的家里，地板上有一块不露痕迹的翻板，掀开钻进去，下面是一个约有六平方米的地下室。称它为地下赌窟，是最贴切不过了。在这个阴暗的洞窟里，赌棍们无数次通宵达旦赌博。徐建萍自己不仅抽头钱，也上“火线”。她曾在国际饭店舞厅以色相搭识了一名港商，又迫不及待地随他去杭州姘居。这个港商自然不是好东西，在杭州，以五百元美金的价钱，用一次成像相机，拍了二张徐建萍全裸体照片。徐建萍用这五百元美金，向赌徒范家敏兑换了二千余元人民币。在这个赌窟里这些钱很快就成了其他赌徒的囊中之物。

“的士”部队

“飞牌”赌博是以扑克牌为赌具，进行欺骗性赌博活动。查获的这个团伙是今年一月份开始聚集在一起的，成员大多是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

他们行动十分迅速，每次均出动近十人，包租

一辆面包车或两辆小轿车，往返于虹口、卢湾、静安、普陀、长宁、徐汇区和宝山县。赌博骗钱每次少则几百元，多达上千元。有时遇到民警或工纠队员前来抓赌，他们便仗着人多势众，以暴力相拒。

机动性特强，是大的赌博活动中共有的特点。赌徒们骑摩托车或包乘出租汽车前往赌场，已是普遍现象。一旦发现情况，立即分散乘车，逃之夭夭。另外，由于交通方便，赌徒们不把赌资全部带在身边或全部投上赌场。赌博前，各人首先“亮底”，把自己带的钱给场上赌徒看一看，然后用车送走，找个地方藏起来，以防不测。输了，开车再去拿；赢了，也立刻开车运走。

还有的干脆就在轿车内赌。

赌徒程伟雄包租了一辆上海××服务公司车队的轿车，和沈永定、钱仁浩等人，指使司机慢速开车，环绕着上海宾馆兜行。他们在行驶中的轿车内用扑克牌赌博。轿车开了三圈不到，沈永定已经赢了二千五百元。

赌博“现代化”的事实，是一方苦口的清醒剂。

不容讳言，现代化正使我们的社会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然而，唯物辩证法是无情的。载走了光明，也必然载走黑暗。在真善美现代化的同时，假、恶、丑也“现代化”了。谁如果把乔装的垃圾当成宝贝，谁就要自食其果。

浙东大奇案

她坐在我们面前，脸上刻满了贫困的记纹，没有牙齿的嘴一张一翕，用浙东乡音交代她的经历——

“我叫梁彩娥，今年69岁，文盲。父亲是个穷木匠。17岁时，父亲把我嫁给一个渔民。孩子一个接着一个出世，8个孩子瞪着眼望着我要饭吃，我只好向人借了80元钱，月息1角2分。这是我第一次借高利贷。一天，我在路上遇到一个道姑，闲聊中，知道她因搞互助会发了财，她极力怂恿我也搞个‘会’试试。我被她说动了心，也搞起了‘会’，我们称作‘银背’。我的‘银背’正式开张是1987年夏天。开始是一个‘会’，后来发展到10个数十个，最旺盛时，有186个。我事先言明：加入我的‘会’两个月为一期，交1.4万元，两个月后可得1.9万元。消息一传出，入会者络绎不绝，我用新会款支付老会款本息：最多时我收进会款1.5亿元，成为浙东一带的首富。家里用几十万元盖起了富丽堂皇的楼房，添置了进口家用电器，买了三辆‘雅马哈’。几个孩子不用干活了，还娶进了三个媳妇。那阵子，我用了三个会计、六个出纳，雇了15个保镖看管成箱成箱钞票——一只装香烟的纸板箱可以装25万人民币。”梁彩娥说的这一切，竟出现在我们这块国土上不能